



以鲁迅为发起人
的未名社，是因未名
湖而得名的。未名社
载诸史册，早出了名，而未名湖
至今还不为许多人所知。

未名湖之无名，自有其原因
在。她不如西子湖妩媚，不象
大明湖神韵，没有鄱阳湖的
波涛、洞庭湖的浩淼，苏东坡式的文豪不曾在这里
吟诵，范仲淹式的感慨也不曾因
她而生发。她只不过是一所大学
里的一个池塘罢了，而且当初似
乎连名称也定不下来。然而，她
的身边毕竟聚集过战士，商讨过
文学革命的问题，那“未名”的
名就曾触动过其中许多先行者

“未名湖”与“未名社”

刘羽升

不知道未名湖的现状怎样，我想，她应该如未名社一样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修一个亭子，立一块石碑，将当年在这里发生过的事情镌刻在上边，总不能算是非分的要求吧。

照此理推下来，一切无名的名，都应该有各自的名存在，就象人类从猿进化而来，而不忘自己丑陋的祖先一样。

扬州，风景秀丽、气候宜人，是我国著名游览城市之一。其风景绝佳处，当推西郊瘦西湖一隅。由御码头起步，沿湖而行，经大虹桥到小金山，即至瘦西湖中心。从山顶风亭放目，但见数十里内，河流纵横交错，园林星罗棋布，景色岚光，交相辉映。在瘦西湖游览，如同行走后在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画卷之中，使人心旷神怡，流连忘返。

扬州是我国古代东南重镇，深得水陆交通之便，自古即商贾云集，富裕繁华。六朝以来，达官显宦、豪绅大贾纷纷在此营建园林，城中河流亦多次改造疏通，使大自然的风光，又得人工的雕琢点缀，景物风情，别具一格。

扬州·瘦西湖·白塔

申明

瘦西湖得名于清朝，因其与杭州西湖颇多相似，只是另觉清瘦娟雅，故称之。特别是当时扬州富甲天下，豪华竞逐，挥金如土，和西湖一样被称作“销金锅”。清钱塘诗人汪沅诗云：“垂杨不断接残芜，雁齿虹桥俨画图，也是销金一锅子，故应唤作瘦西湖”。自此，瘦西湖之名更著。瘦西湖所留名胜多为清时所建，尤其是与乾隆皇帝结下了不解之缘：御码头即以乾隆命名；西园内有乾隆御碑亭；钓鱼台原名吹台，因乾隆巡游扬州时曾在此垂钓，故改名至今；造园优美、玲珑剔透的五亭桥，则是为迎乾隆御驾而专修的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莲性寺白塔，此塔修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是时，我国南方尚未见此形式的喇嘛塔。据《清代述异》载：乾隆南巡至扬州，一日幸瘦西湖，至莲性寺一带，见湖光山色、林木清幽、建筑精美、错落有致，便云：此处颇似（北京北海）琼岛春荫，可惜缺一个喇嘛塔。盐商江绍总在旁闻听，即以万金贿乾隆左右，请画北海白塔图，得图后备材鸠工，一夜成塔。次日乾隆又至，塔已巍然而立，连贵为天子的皇帝也觉惊异不已。野史所记，虽难尽信，却为瘦西湖平添了一些传奇色彩。

黄山飞来石



奇音圣地沙坡头

吴一福

下火车经过一段跋涉，我们便来到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所。研究所的老王同志听说是专程来观赏沙砾“唱歌”的，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他说：“天高气爽，你们来得正是时候，响沙一定会用动听的歌声来迎接的。”老王还告诉我们，一九五九年，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教授，为揭示沙砾唱歌的奥秘，曾率队亲临这里考察。竺教授当时这样写道：“我和五、六个同志，曾经走到这鸣沙山顶上，慢慢地滚下，果然听到隆隆之声，好象远处汽车行走似的。”

我们也来到了这个地方。我留心观看，脚下是一面宽五十米、高八十米呈月牙形的斜沙坡，外表

和其它沙区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。但当我们嬉笑着从坡顶往下滑动翻滚时，沙砾顿时发生一种“隆隆隆隆”的声音。老王站起来对我们说：“听，沙坡在向我们喊‘欢迎’哩。”这话把大家逗得大笑。我侧卧在沙砾上，时而听到古钟弹奏般的浑厚深沉的乐声；时而听到潺潺的流水声；时而听到宏亮的交响曲，使人心旷神怡。说起来也怪，我们在离它两侧几米的沙砾上做了同样的翻滚，却什么也听不到。

正当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，陪行的老王解释说，这在科学上称之为“响沙”或“鸣沙”。它们能发出不同的音响，是因为有三个条件：一是沙丘陡峭而高大，

背风而向阳；二是沙丘表面的沙砾纤细而干燥；三是沙丘下有水分渗出或有较大的干河槽。由于太阳强光的直射，沙漠的水份大量蒸发，在干河槽上便出现了一道几乎连肉眼也不易看到的蒸气雾墙，与月牙状的沙丘恰巧形成了一个天然的“共鸣箱”。如果沙丘受到了风的吹拂或人畜的搅动，沙砾便会发出轻微的响声来。假如当其中的一种声响频率恰与这个“共鸣箱”的频率一样时，便产生共鸣，唱出一首首动人的“歌”来。

夕阳渐渐向西边移去，在无垠的沙漠上洒下了一层金辉，腾格里大沙漠就象一面金黄色的海洋。在返回的路上，我想，沙坡头不也是献给祖国的一首歌吗？



谭嗣同诗赞彬县

中国近代改良派政治家、思想家谭嗣同曾写过一首赞美我省彬县的诗《邠州》：“棠梨树下鸟呼风，桃花溪边白复红。一百里间春似海，孤城掩映万花中”。邠州是彬县的旧称。诗中“棠梨”即“杜梨”。

《邠州》把这个山区小县城写得多么令人向往。你看：“杜梨树下风声伴随鸟鸣，小溪旁边桃花白里透红。百里之遥到处春深似海，万朵鲜花掩映邠州州城”。前两句写近景，后两句写远景，全诗寓情于景，独具匠心；画面春秀花明，美不胜收。谭嗣同富有爱国精神，这首诗倾吐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。

（郭清凡）



沙漠奇音

圣地沙坡头位于宁夏中卫县西北边，是我国著名的响沙区之一。去年秋季的一天，我们身披晨雾，随车西行，车轮隆隆，把我们带进那一望无际的腾格里大沙漠中。大漠的壮观，从车窗映入了眼帘：沙漠象一面大海，时而沙浪涌叠，时而平坦如镜。

黄山一角

本版黄山写生



前不久，为了要写《女兵列传》中的一个老兵陈菁，我特地登门拜访了她。

陈菁同志七十一岁高龄了，身体不好，作过多次手术，已办了离休手续，在家休养。她虽然年事已高，精力却很旺盛，全身充满了活力。因为她是新四军里唯一的一位摄影女记者，谈话便围绕这个中心。

下面是她的自述。

谈不上是什么摄影记者，这件事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一九三八年，我二十五岁，从家乡浦江，长途跋涉到安徽泾县云岭，投奔新四军。我其实没有什么特长，到了教导队八队，要填一张表，我想，我从哥哥那里学过照相冲洗，就填上了。那晓得领导就找我谈话，叫我到摄影室去工作。摄影室设在参谋长的房间隔壁，只有一架照相机，一顶用黑布缝的帐子充当暗室，在里头冲胶卷，又闷又热，常常叫人透不过气来。我们没有红灯，就用四块玻璃贴上红纸，罩在豆油灯上。至于曝光，就更加艰苦，全凭太阳晒，阴天、下雨、晚上，全不行；印一张照片，要跑进跑出好几趟，再热的天，也从来睡不着觉。一会儿，半截儿军装就让汗水湿透了。但是，那时候，国民党反动派说我们游而不击，我们要用照片证明这是谣

言，再苦也愿意干。

我们拍过许多有意义的照片，有实战的，有抓住的战俘，也有大批的战利品，从外国罐头到日本大兵的骨灰盒，全有。

开始的时候，田经伟同志是摄影，我当助手，做冲洗工作。材料很缺，是同志们冒着危险从白区带进来的，我们要节约每一张胶卷、相纸。但当时没有钟、没有表，只靠自己念数：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……这样子，弄不好就

访新四军第一名女摄影战士

（上海 欧阳翠）

欧阳翠 现代女作家，一九三三年开始在《良友画报》上发表小说《妈妈》，抗战前后陆续写过不少争取妇女解放、抨击旧社会黑暗统治的作品，一九四四年在上海与司徒宗合编《少年世界》并出版她的小说集《春情曲》及散文集《无花的蔷薇》，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。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文联研究室工作，以后担任《文艺月报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收获》等杂志编辑，是第一批华东作家协会（即全国作协上海分会前身）会员，写过许多作品。

要出废品，太黑，或者太淡，常常吃田经伟的批评。

两年之后，日本鬼子要扫荡了，我暂时到党校去学习，不过参谋长常常来叫我去执行摄影任务，这期间，我拍过一张相当满意的照片。

那是一九四〇年，形势十分紧张，我们的驻地二十里外就是电子的队伍，可以听见小钢炮的爆炸声。司令部决定从张家渡撤到河对岸黄村去，就巧妙地用木板架在大油桶上搭了座浮桥。那桥搭得真是漂亮，低低的，弯弯的，一溜水光，走上去颤颤悠悠的，就象踩在弹簧上一样。这时候，田经伟同志因病疗养去了，摄影当然是我。参谋长要

我把浮桥全景拍下来。对那张照片，印象很好，很满意，波光桥影，黑白分明，参谋长看了也很满意。后来，我和另一位同志，和几个民伕一起，挑着图书馆的书，还有摄影室的照片，从浮桥上走过去，这些情景，我都拍了照片。

不久，敌人果然大扫荡了，繁昌三支队和敌人打了个狙击战，打得很漂亮。庆功大会上，许多老百姓争着抢着发言，都哭了，场面很动人，我都用照相机一一拍了下来。这些照片，至今还保存着，是宝贵的历史资料。

我还给一些进出白区的同志，拍身份证上的照片。当时不少同志想拍一张照片留念，因为材料紧张，无法满足他们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有些同志后来牺牲了，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。但是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就是首长，也没有条件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的。

在苏北亭子岗，有一天，参谋长叫我去陈毅军长家吃饭，叫我把照相机带上，我去了。原来是陈军长的头一个儿子过满月，吃饭的时候，我给陈老总一家拍了一张合家欢，还给孩子拍了一张满月照。当时在座的，还有阿英同志，这次照相，算是一次例外。

这些事，好像很久很久了……

我离开了陈菁同志的家，心却沉静不下来。新四军里的第一名女摄影记者，实在也是很不不容易的哩。



设计

董凤山

黄山一线天